

命格

那時節，人人家裡都還有本曆簿。

不過是尋常一本農民曆，薄且軟，封面色彩豔俗，內裡綴滿密麻小字：宜——嫁娶、祭祀、出火、栽種；不宜——喪葬、動土、開光、入宅。那是最簡單的居家行止指南，年年汰舊，留下機會給來年的運勢更新。那時人們仍然相信它，一如仍虔心信仰山、海、田地。

男孩阿興一下午在庄內跑跳得累了，他拋下樹枝折成的劍，抹抹額上的汗，奔進屋裡。灌了口涼水，他忙著轉轉收音機旋鈕，沒有，現在沒有廣播連續歌仔戲。怎麼辦，眼看就要開始無聊了，還有什麼好玩？喘著氣，才剛坐下的阿興眼尖，瞥見桌上一本舊曆簿，平日家中連本簡單漫畫也沒有的他，於是順手抄來一頁頁當故事翻讀。他記得清楚，除了節氣、曆法、習俗和食物相生相剋表外，某頁還有一專欄，叫「相命不求人」。專欄裡玄虛如詩的文字勾起了阿興的好奇心——那寫得深奧曖昧的，就是命運嗎？於是他認認真真照著曆上的指示，向父母問明生辰，依時辰的重量粗略推算，啊，命重四兩九。接著，他按「重量」的排序找到他想知道的答案：

此命推來福不輕，自成自立顯門庭；從來富貴人親近，使婢差奴過一生。

看得似懂非懂，男孩阿興的眼睛卻盯著那行字，一下也沒有眨。
這是他第一次，仔仔細細地，注視著自己的命格。

跋涉過你的藍綠縱谷

【穹蒼】

如果，如果真有一隻蒼穹之眼，靜靜張開了，從雲間向下，凝視，祂會看見什麼？

【平原】

一隻大冠鷺張揚了翅膀。無聲地。

幾朵雲遂被推開，飄向西側的山巔。

透明的風從雲端撲伏而下，竄流過平原；大片田地水光粼粼，水面顫動，波紋從這田感應至那田，綠色稻浪被行進的風輪番壓低，又輪番挺舉招搖，草脈相磨、窸窣窸窣。

那之中，會有人就這麼站了起來，捩腰眯眼遠眺。農忙後的一身汗水讓他領受到風的涼意，這人久經日曬，面目黧黑，輪廓已辨不明，也許，他會是甫自桃竹苗一帶遷來的客家移民，其他縣市前來打拚的河洛族群，或也可能是被分配至大同農場的退役軍人；不管是誰，他早已習慣這谷地裡的日照、濕度和季候的運行。這人彎下腰去除草種作，那些微的聲音，遂被風聽見，涼風一回頭，只看見天際山嵐正青，綠浪洶湧——啊，好溫柔的谷地——風離開的時候，輕輕嘆息。這裡，被東西兩道巨大山系厚實夾擁著的，就是由北至南的花東縱谷。池上這塊平原，正是狹長縱谷裡最最平坦，也最最秀麗。

【阿興】

盛水後來同阿興講，他出生那日，是一九五二年陽曆十月十七。落地那時，盛水人恰好在花蓮市，參加親戚的婚禮。那時節，由池上至花蓮只有走在縱谷間的蒸汽火車，車速晃悠，往來不便。然抵花蓮的盛水直直心神不寧，好似有事要發生；果然待得喜宴結束回返新興村時，便有人奔來相告：「你家甘妹生啦！」盛水一驚，隨村人急急返家，好在，順產，還是住在隔壁的姊姊叫了村內的周孀婆過來接生的。

這孩子長得真像甘妹呀——白膚底、五官單薄，不似盛水黧黑、深邃。和長子家慶差了十三歲，這么子的出世填了吳家人丁寡單的空缺。「就叫家興好莫？」盛水問。姊姊鳳招也圍過來看這小弟，捏捏他的小手，看著襁褓中的弟弟打著一

個個輕巧的囑，她咧嘴嘻嘻地笑了。

阿興出世，甘妹請了紅鼻子仙給阿興相命，批命顯示，阿興雖有富貴命但不容易養，必須認一位神祇作母，也須得在人間認一對義父母，方能消災解厄。聞言，甘妹便替阿興找了鎮上一對樸實的仕紳夫妻做義父義母，並尊請神明收阿興為義子；阿興因而常常上廟裡去，隨甘妹燃香祝禱。小小阿興抬頭一望，只見甘妹舉香齊眉，嘴裡念念有詞。她把所有的愁煩心事、家中人丁都講了一遍，又向阿興叮嚀，「此後，觀音就係你个阿姆了。」

【盛水】

父親盛水，雖然個頭不高，身形卻魁梧結實；日制高小畢業的他，恆常梳著西裝頭，表情嚴厲，鮮有笑容；在家的他像個霸主，凡事他說了算數。那模樣和口氣，讓家裡的三個孩子總是又敬又懼，他們知道，若是不合父親的意，「啪！」父親會馬上一個大巴掌搥落來。

阿興後來聽家裡人說才知道的，盛水原是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村人，那年苗栗關刀山大地震，盛水方十九，遂了無牽掛地、隻身隨苗栗宗親遷來後山開墾。在船上，由於盛水熱心協助長者起居，打動了同行的某對夫婦，在他們牽引之下，盛水認識了甘妹，成就了後來的一段姻緣。

婚後，盛水一邊擁地耕作，一邊在花蓮鐵道班謀職。自大兒子家慶出生，每月日幣六十圓的薪俸已漸漸不敷使用；爲了改善家計，盛水志願從軍，參加日軍鐵道部隊，被派往廣州附近，駐守廣九鐵路，並保持三水鐵路的暢通。二戰期間，家中只有甘妹與家慶相依爲命，母子倆無所憑靠，又都染上了瘧疾，病發時身子忽冷忽熱，痛苦難當。「美國个飛行機掃射時，阿姆曾帶我將草蓆鋪在院子裡，兩人蓋著棉被躺在上面靜靜等候，希望可以被子彈打中。」多年後，家慶如此告訴阿興。

爲何要丟下妻兒到廣東去呢？阿興日後這般詰問父親。「當然係爲著生計啊，去到廣東，月薪係兩佰日圓哩。」盛水說，那錢，他絕大多數都匯回臺灣了，交由妻子甘妹處置。甘妹想買農地，也去看了幾處，卻遲遲未有決定。等到戰後，舊錢兌爲新臺幣，四萬比一，幣值急貶，一切努力全變爲廢紙。

「哪無富貴命，即使腳膝頭貼上肉也長不出肉來。」盛水對命運的這般擺弄，只淡淡地這麼說。

也許因爲早早便知抵抗不了人生彎折的力道，盛水後來再也不做盤算，既不擔心自己，也不擔心家人——彷彿已經如此決定了，此生，不再爲瑣事煩惱。

【甘妹】

甘妹個子不高，身長五尺多一些，骨架略大，確實是適合做事的好體格呢。和盛水成家後，甘妹每日下田農忙，回得家來還得處理大小家務，養豬、餵雞餵鴨、燒柴煮飯……還好，後來有了家慶、鳳招，這些孩子將家事分著做，替她省了不少心。

只一個么子讓她擔心。相隔多年才又有的細倅仔，出世時抱去給紅鼻仙算算，生辰批命已經昭示了他是個不好養的孩子，爲此，甘妹是真煩惱。阿興記得，小時候，他的下頷連同頸部長了好幾顆圓圓的腫塊，硬而且痛，這怪病一直困擾著他，但當時的池上鄉，連間像樣的診所也沒有；家窮，大人們也無法帶他到城市裡好好檢查治療。心疼阿興的甘妹當時不知聽誰說了，說村子裡離他們家不遠的石牆上滿滿攀附著一種白藤蔓植物，折下其根莖，與瘦豬肉一同熬煮，可治此怪疾。甘妹姑且信之，於是帶著阿興，兩人齊到石牆邊，用鐵鍬費力地挖出粉藤來。那植物在阿興眼裡，是粉白的枝條，上生幾片綠葉。母親甘妹用粉藤熬了肉湯給阿興喝下，說來奇怪，好一陣之後，阿興下巴的那些腫塊倒真的不見了。

在阿興的印象中，甘妹對他的管教是慈愛而不失威嚴的。某日阿興回家，途經鄰居石牆，看見牆裡虎斑蘭科植栽的圍籬中有隻鵝蹲坐著。那鵝被阿興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拍翅逃去，阿興上前檢視，才發現底下有顆碩大的鵝蛋。原來那隻鵝在孵蛋哪。阿興滿心喜悅地拿了蛋就回家，未料，到家卻被甘妹責罵了一頓，「那係別人个東西啊。」「我又莫去偷，係在草墩裡發現个啊！」阿興辯解。甘妹搖頭，板著臉，「你還係把它拿轉去吧。」

嘟著嘴，阿興百般不情願地帶著蛋回到原地，小心翼翼地，他把蛋安置在草叢間，傍晚，圓弧光滑的蛋殼靜靜反出溫暖的霞光。捨不得走，男孩阿興在旁看著看著，終於就把一股冒上的口水，硬生生給嚥了下去。

【鳳招】

姊姊鳳招，大阿興七歲，是全家上下和阿興年齡最近的；自小，她就和這小弟最要好了。

鳳招本不姓吳，姓古，是盛水和甘妹從村裡領養的女孩。那年代，客家人盛行收養他人子嗣，即使自家已有多名子女，仍會交換領養。在鳳招之前，盛水原收養了一個男孩，然男孩與家裡的水牛對沖，總是輪流生病；爲了怕向人借來的水牛死了辜負人家，只好將水牛牽走，未料，牛一離開，男孩也跟著病故了。那之後，才又有了鳳招。

鳳招原本的家離養父母家並不遠，頑皮的阿興有時會坐在她本家院落前的石頭上，鄰居見這小孩可愛，總問他在家爸媽有沒有疼愛鳳招，阿興年紀小，一五一十地說了，也逗得大人們哈哈大笑。

鳳招是個勤奮硬頸的女孩。年紀小小，卻什麼活都扛來做。她的身軀雖薄板但強壯，不僅在家幫忙農務，也出去幫村裡需人力的人家幹活貼補家用，特別是

在農忙時節，曬稻、挑秧苗、削蔗尾，無一不做，爲了多賺點工資，她甚至在空心磚廠做磚、挑磚塊。

平時在家，小弟阿興總愛黏著她。「阿姊——，阿姊——」跟屁蟲阿興尾隨鳳招，跟她轉來轉去，連洗澡亦是鳳招每日替他張羅。做做天光下，院埕上擺一木盆，抓來阿興，一邊玩水一邊搓洗他嬉耍整日的髒污。這小弟，盡髒盡頑皮喔！鳳招淋下一瓢水，阿興洗得真開心，叫叫鬧鬧手舞足蹈地，連濺起的水珠都映著虹光，燦燦的，晶亮晶亮。



▲池上這家人簡單的全家合影。左起：鳳招、甘妹、盛水、家慶。盛水懷中坐的則是公子阿興。

【颱風】

人們要怎樣去形容一條發怒的溪流？

若讓阿興描述五歲那年的新武呂溪，他會記得，它是洶湧、凶悍且橫暴的。那年夏天，颱風吹壞了東岸，即使家家戶戶的茅草屋頂都加壓木頭、以鐵絲捆綁，仍全遭強大風勢掀翻，村中處處樹木折半，零落枝葉遍地；站在溪邊，從中央山脈奔流而出的溪水瞬間氾濫成咆哮的河，河道寬大如海，激起白浪，挾帶暴烈聲響。平日攔阻新武呂溪、用以引水灌溉飲用的堤壩亦被滾滾大水沖潰，水

源斷了，田間的渠道因而乾涸。

阿興記憶分明，颱風走後那夜，家中已無儲水，盛水於是吩咐他和鳳招一同到一兩公里外的叔公家去挑水。那田裡的夜路有多暗啊！小小的阿興，遂和也只有十二歲的鳳招共同擔著一個鐵桶往叔公家走去——四周是那麼黑，他們僅僅靠著一盞玻璃油燈照明。

到了叔公家，他們一家早睡了，大門已經上鎖；院子一片漆黑，屋後高過屋頂的竹林搖來搖去，一叢叢、一簇簇被風吹得沙沙作響，好像有什麼東西就要跑出來了。鳳招和阿興忍著滿腹恐懼，在豆大的火苗照耀下，使力壓著庭院的泵浦木柄，但他們怎麼上下壓動也不見水出來，原來，這種舊式人工泵浦的吸管必須先灌滿水、呈真空狀態，才能將水從井裡抽上來；姊弟倆卻又怯生生的，不敢叫醒熟睡中的叔公一家人借些水灌井、以便打水，就這樣，他們白走了一遭，挑著空桶又回家了。

回家後，兩個孩子被父母責罵了一頓，尤其是年紀大些的鳳招，「哪會恁囂呢？」阿興在旁看了，真是替姊姊感到難過，小小的心靈，遂把這一幕給牢牢記住了。

【勞動】

不做工就無飯吃。這道理，農家人都懂得的。

父親盛水白天在農田水利會池上工作站上班，晚上回家再摸黑下田；母親則負責家中大小勞務。哥哥家慶國民學校畢業後不想念書，就在家幫忙農耕；重男輕女的年代，鳳招沒有上學，白天幫忙農務，晚上則到學校參加成人補習教育。稍長，學點裁縫可以在家做些衣服，是女孩們為結婚做的準備。

和所有的孩子同一款式，阿興天然、單純，既皮且野，無害又欠扁。剃了平頭、穿著吊嘎仔汗衫的他，學齡前，總握著折下枝條削成的劍，佯裝俠客，忙著江湖上闖蕩，從白日吁吁鏖戰至傍晚。之後，因農家事多，舉凡參養豬雞牛鴨、蒐集柴薪、割菜葉都得自己來，阿興小年紀便須分擔家務，剝豬菜、刨地瓜絲不能少，做福菜也要他出力——彼時稻作收割後，農民利用休耕期，在田裡種下芥菜，收成約在舊曆年前，農人常將此菜與豬骨一併熬湯，做為除夕夜餐桌上常備菜餚，是故又稱大年菜。那作法，據阿興說，是將盛產的芥菜洗過，曬飽太陽，待菜葉軟化，層層疊疊鋪在大木桶裡，灑上粗鹽，再來他便將腳丫洗淨、跳進桶裡用力踩踏，直到菜葉色澤轉深、流出汁來。蘿蔔干作法近似，將蘿蔔切成條塊狀之後曬乾，再用處理芥菜的方法灑鹽貯藏；有的，則不經鹽漬，曝曬後直接取玻璃瓶儲存。然而不論是福菜干或蘿蔔干裝瓶均十分費時，須將醃物以手指先塞進瓶口，再用一支長長的粗鐵絲向下抵緊，直到空氣全被壓出才不易變質。這般工作單調繁複，一坐下可能耗上好幾小時，量多時一連數晚都要趕工，是以面對家常勞務，幼時的阿興能逃就逃。某日，母親從菜園將一大擔待賣的韭菜挑回家，

囑他整理，又轉頭趕回菜園工作；看著那些生鮮萋菜，阿興心裡百般不情願，摘黃葉和拔去外膜，這得犧牲他多少玩耍的時間哪？他扁著嘴，索性偷偷將一大把萋菜往廚房後面的圍籬抱去，讓鴨鵝飽食一頓，神不知鬼不覺地，就連母親甘妹傍晚回來也沒有發現；阿興心中暗暗歡喜，覺得自己真是聰明極了呀。

【學校】

觀世音保佑，媽祖保佑，阿公阿太保佑我，今嘍日唔好分先生打屎朥。

阿興咕溜一下，猴爬上圓凳，搆著客廳神桌頂，緊緊閉目，雙手持香，喃喃向著眾神像及祖先牌位禱唸。彼當時，他家的神桌上供奉著一幅玻璃手繪神像，裡頭羅列了觀世音、隨侍的一對金童玉女、媽祖與她的千里眼順風耳、神農大帝和福德正神。在家，神桌歸他管，每日晨昏三炷香及清茶三小杯是阿興必做的功課，灑掃完，阿興例要抱佛腳一番，畢竟，提早入小學的他，腦力沒人家行，老師教的他不會，但舉凡打屁股、竹枝抽手、跪舉木椅、頭頂水桶、交互蹲跳、伏地挺身、跑操場……，他卻樣樣有份。

五歲上，阿興被收束進小學管教，池上鄉共兩所小學，萬安國校與福原國校，他進了離家三公里遠的福原國校。誰料，早讀沒給阿興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因他年紀太小，懵懵懂懂，壓根無法理解老師的講課內容，變成了一場延續數年的噩夢。算數課堂上，雖然一再演練加減乘除，阿興卻不知道那些符號代表的意義，也不明白為什麼數字在等號後會變成另一個數字。下課前，老師總會出幾道題目，答對的才能回家，而他永遠是班上極少數被留下的學生之一，是以讀書之於阿興一點樂趣也沒有，每天最擔心的就是被老師處罰，且在小學及初中，阿興都因故多念了一年，以至於池上許多孩子都與阿興前後後當過同班同學，那令阿興無比羞赧，心理長時被蒙上陰影。

成績在班上倒數，調皮卻是前幾名。彼時他隔壁坐著一個女孩，瓜皮頭、矮小瘦乾，穿著卡其上衣與黑裙，名喚李阿嬌。阿嬌個性淳厚，阿興最愛整治她，幾次課堂上放屁，阿興總將手預先恭迎在屁股後，再說時遲那時快地抓起一團熱烘烘的新鮮瓦斯，往阿嬌的鼻子送去。阿興說他自己聞過，「很臭。」那阿嬌呢？據說，她僅僅瞪了阿興幾眼，卻沒多做抵抗或打小報告，就像另一次阿興在她背後貼上「ㄨ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ㄩㄥ」的紙條，乖順的阿嬌也不發作，只是默默把它取下。

終於某回阿興踢到鐵板。打掃教室時，他掀翻班長陳素貞手上的一桶水，淋了她一身；隔日陳素貞沒到校，第三天放學回家，盛水趁鳳招替阿興在院子裡洗澡時，拿著桂竹條，從阿興背後走來狠狠一下一下抽打，打得精光的他哇哇大哭，哀叫求饒。盛水邊修理邊罵，原來，是陳素貞的爸爸到盛水上班的水利站向他告狀；其後，盛水尚且備禮，與這頭疼兒子一同到陳家賠不是去。

基於以上種種因由，阿興不但怕老師，看見老師也逃得遠遠的。小四那年，學校安排家庭訪問，阿興卻始終沒敢告訴父母。老師規定，同村落的學生在老師到訪前，得先至前一位受訪的同學家帶路。那天，阿興沒留在家，也沒到同學那裡；正巧隔壁萬安村有祭祀神農大帝的五穀爺廟會，母親甘妹受朋友之邀去吃拜拜、看平安戲，阿興也就跟著去了。

至於帶老師來家裡訪問？牽著母親的手，純良的阿興就假裝沒這回事了。



▲阿興小學的班上照片，也便是五〇年代，臺灣東部一小學的影像紀錄。那時，每個班都有河洛、客家、外省、原住民同學，是很自然的共同生活形態。

【大坡池】

由池上小鎮中心的慶福路往外走幾條街，過新生路，就是大坡池了；曾經，池水離他們是那麼近。

曾經那是一片更寬大的湖——新武呂溪的伏流自地底冒出，泱泱匯成了大坡池。湖面自山腳開展，水氣如煙的淡水埤塘，水草繁茂，魚蝦豐足。極盛時，池邊的人家都依靠這池維生，湖面常有竹筏停泊，採蓮、收成菱角與筍白筍，捕撈水產諸如泥鰍、鯉魚；鯽魚與蝦更入了菜，成了池上便當的招牌菜色。母親甘妹也曾帶著竹畚箕前去撈蝦，站在水邊畚箕往水裡一過，端起來就是淺淺一盆。

豐沛的泉水無所不在，阿興記得，他們家住池上戲院對面時，大坡池的暗流甚至沿地底透穿一兩百公尺，從戲院舞臺前的水泥地滲出，逐漸淹成一汪淺池，戲院附近的人若無家用水，也習慣帶著水桶到戲院裡舀水使用。啊，這畢竟是濕潤的、受祝福的多水草之鄉。池上，池上，大坡池之上。

初中一年級的端午節，表弟阿煌招阿興齊往大坡池的出水口游泳。那出水口是池水注入秀姑巒溪之處，水流清澈，水量甚巨。阿興脫去衣服跳入排水溝，一下水，他就覺得水的質地好軟好軟，不諳水性的他只能在水中手腳亂划，無法施力。這一下阿興便慌了，他腳構到了溝底，往上一躍彈出水面，手臂不住啪嗒啪

嘩打著水；表弟阿煌瞥見阿興載浮載沉、臉色蒼白，於是迅速游來、奮力朝他一推，才將阿興推到了岸邊。爬上溝緣的石頭，兩個少年像犯了什麼錯，喘著氣、青黑著唇色，他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卻不是每個孩子都像阿興一樣幸運。一個傍晚，鎮上快速傳著嚴肅的消息，許多大人正從街上趕往大坡池邊。阿興和童伴們不敢靠近，只站在路旁，遠遠望著湖面，那邊上早已烏雲般層層團團聚集了更多大人。

聽得人家說，原來，那日下午，池邊人家有一個孩子、一個長工，他們相偕去游水。「回來喔……」凌厲紛亂的聲音在岸邊迴響著，越過湖面，「轉來喔……」「回來喔！……」

那哭喊，暗紫的天色中，未有收歇，竟是一聲長似一聲了。

【池上戲院】

阿興讀小學後，家搬過一回，從池上鎮外的新興村搬進了鎮內，就落腳在慶福路上，池上大戲院對面。

那時盛水開起了豆漿店。每早甘妹摸黑起身磨煮豆漿，囑阿興騎鐵馬批回油條饅頭包子搭著賣，竟也做出一番不錯生意。不料，豆漿店的模式後來給人學去，仿效者眾，阿興家生意逐日黯淡，只好收了。日後，盛水再將家屋改爲雜貨舖，幫忙顧店收錢找錢這樣的事，身爲幼子的阿興，自然是最佳人選了。

那月小店會比想像中再舊一些——店門頂上懸著幾串蕉，內進一架木桌擺滿了水果；再往裡的櫃檯則攔了幾塊奶油或紅豆麵包；檯面上一排大大透明玻璃圓桶，金棕色的麥芽糖枝、白糖粉裹著的豔色硬糖球、朱紅魚漿片在裡頭堆得半滿。旁邊及腰處擺放一篋白鐵製的冰箱，打開來，冰塊間七歪八倒地插了幾排枝仔冰。和其他的家務比起，阿興更喜歡顧店，放學回家的午後，他總是一邊鎖在櫃檯，一邊順手就摸來糖果麵包，當作點心吃完了。甘妹從不清點貨品帳目，因而她始終不知，那些要賣錢的，大多進了她么子的肚腹。

雜貨舖佔地利之便，位池上大戲院對面，生意總是不惡。爲賺走每日最後一波銅板鈔票，店門都要等到戲院午夜場的人潮散去才拉下。夜已經太深，阿興回憶，那時他常坐在門口歪頭睡去，之後惺忪著手腳，低垂著眼皮，將櫃上的圓桶一樣樣搬下來。

住在戲院前的年月，阿興漸漸也和老闆及管售票的老兵混熟了，免錢的電影遂成常事。但爲了能丟下顧店工作、更光明正大地進戲院，阿興心生一計，他向母親說要替戲院裡擺攤的林太太賣冰棒賺點錢，甘妹沒有懷疑阿興的動機，就讓阿興每晚到戲院裡幫忙。一九六〇年代，各路武俠人物打得正熾烈，放映廳裡一片黑鴉鴉，滿座人頭隱約晃動；提冰桶在走道上來回逡巡、等著觀眾招呼的少年阿興，在一手交錢一手交冰棒的同时，他不是也有空閒，得以站在走道上，迷濛氳氳的光影裡，把銀幕上的刀起劍落看完呢？

生意頭腦鬼靈精的阿興似乎對賣冰情有獨鍾，也許因這差事感覺清涼、甜蜜，銷路也不錯。鎮上舉行廟會時，阿興自動批了些冰棒，裝在冰桶裡到野臺戲邊上兜售，雖然年紀小，但他曉得薄利多銷之道，別人賣兩支五角錢，他就喊一塊錢五支，結果一瞬間所有冰棒便銷售一空。假日，阿興則跨上鐵馬，將批來的冰棒汽水裝在木箱裡，騎經各村莊及田間小路，向工作中的鄉親叫賣。來來回回，阿興喘吁吁地奔波於冰廠和鄉野間，某次他遇上了個急轉彎，車行過速，一個重心不穩，後座的汽水冰棒倏地傾斜，腳踏車隨即翻覆，整箱汽水及枝仔冰散落一地，瓶子碎了，玻璃渣滿佈，冒著氣泡的汽水嘖嘖甜膩流淌路面，袋裡的冰棒漸漸在太陽底下消融。

那毀壞的場面太怵目驚心。此後，阿興就再也不載冰叫賣了。



▲剛搬來池上小鎮的慶福路上、池上大戲院對面，阿興抱著哥哥家慶的孩子。此時家裡賣豆漿饅頭，門口擺放保溫用的玻璃櫥櫃。



▲盛水站在改為經營雜貨店的自家屋前，背後隱約可見懸吊著的幾串蕉，和木桌上的水果。

【海】

十四歲之前，縱谷少年未曾看過海。

阿興開著雜貨舖的家離火車站僅僅一兩百公尺，轉個彎就抵達；於是火車時常在他眼夢中隆隆駛來，震動地面及屋子，再啞啞啞啞沿著鐵軌離去。雖然如此，他從來沒能搭上其中一班去到遠方。

初二那年寒假，某個清晨，少年換上唯一的外出服——池上初中的卡其制服，帶著僅有的幾十元零用錢，突發奇想去看海。為免父母及熟人發現行蹤，他計算好列車時刻，在二樓房間遠遠望見火車從遠處駛來，才迅即衝下樓梯，放棄大路、取道小徑，蹣跚跑向車站圍籬缺口。

列車到得比計畫中更快。少年急急向票務員說，「往臺東普通車一張。」票遂從窗口下被遞來，他看著那張小小直式車票，哇，是通往海的通行證呢。奔進月臺跳上火車，少年無比雀躍，他找到靠窗位子，坐在椅上，知道自己已經安全，於是在心底呼喊一聲，出發了！小鎮後退，入窗的風漸漸大起來，少年此時才貪戀地把頭轉向窗外，硬卡車票放在口袋，不時又掏出握捏，紙卡硬角輕扎手指，那令人感到踏實和心安。

窗景唰唰而過，一路，列車上鐵橋跨新武呂溪，過警總人員荷著步槍的崗哨，與檳榔樹、竹叢、水田和山脈為伴，經海端、關山、瑞和、瑞源、鹿野、山里、馬蘭……咦，原來，臺東並沒有想像中那樣遠啊。一個多小時後，少年阿興就到了臺東車站。他下車，出站，隱約聞到海的氣息，於是順著鹽與藻類的腥味開始步行，穿過市街，十幾分鐘後，他便走上礁白的、卵石沙礫遍佈的海灘，幅員寬大的海洋就展開在面前——

啊，是海、是海呢！不在圖片上也不在電影裡，而是真正光粼粼、透藍的、粗礪、寬容又中性的海。阿興深吸了一口氣，那口空氣會是複雜而難以述說的，它混合了太平洋的水氣、微細的沙粒、和遠方船隻的鐵鏽味。

遠遠地，十幾個人擎著網在海邊佇立，阿興越過沙灘走近去看，一問才知道，卑南溪在附近匯入大海，壺狀開展的河口，水裡滿是鰻苗。捕鰻人搖起網給好奇的阿興看，以竹竿呈三角形架起的、濕漉漉的網裡，數十條細索般的幼魚猶在奮力彈跳著。原來鰻魚的價格正好，晚上捕撈的人多，白天，他們便趁人少時也前來撈取鰻魚幼苗。

和捕鰻人攀談幾句後，少年在灘上又站了一會兒，聆聽海浪一波波襲來的細瑣音響，浪花擊打卵石沿岸，破碎的白浪變成了浮沫，後退、消融。阿興脫去鞋襪站在浪緣，啊，涼涼的，癢癢的，像極了一隻蟹爬行過腳背。他下了一個結論——

噢，原來，這就是海。

那日，阿興很是節制，這趟旅行並沒計畫有歧岔的風景，他只獨自在海邊待了片刻，就回頭走向車站了；他沒有打算張揚今天的事，搭著火車回到池上的時候，天還沒暗呢。那年，身形正在竄高著並且長出了一些幼細鬚鬚的卡其服少年，開始思索著未來，逐漸變成了一個有心事的人了。

他沿著小路急急走回家裡，眼睛裡還閃爍著秘密。

鎮上的人們都不知道，這少年剛剛見識過了一座海洋。

黃金平原的少女

【老師】

阿梅永遠記得那一天，難忘的一天。

是六月了。嘉南平原的暑夏，日光鮮亮灼眼，熱風颳過新綠稻浪，獵獵翻捲而來，是要把所有人都逼進屋的乾烈吧。那日午後，不過一點鐘，阿梅就佇在舊廊里老家，看著身形高大的龔老師矮下身，跨過門檻，鑽進她家客廳。少女阿梅著實嚇了一跳，她怎想得到，平日學校裡似乎高高在上的老師會這樣，不顧正午炎炎日頭，迢迢自新營市騎腳踏車到如此鄉下的地方？此刻，老師早已熱得滿臉脹紅，頻頻拭汗。他是大陸北方來的漢子，身長一米八魁梧壯碩的體格，一踏進阿梅家低矮的客廳裡，就險險要拄到屋頂的橫樑。放眼望去，這客廳除了一張四方大桌、三條長板凳及一櫥木櫃外，別無長物。

阿梅不知自己會考成這般。那年，阿梅興國初中畢業——早熟、總替父母分憂的她，正是因為剛成立的興國初中號稱嚴格辦學才自願去就讀的。她想，即便老師會體罰也無所謂，作農的父母不會要求她，但她多希望自己在教鞭的威逼下，可以考上第一志願臺南女中，然後按照計畫上大學，順利地在都市裡找到一份工作……

為這早早辦好的讀書夢，阿梅甘願冒著豔陽和凜風，每日透早騎單車半點鐘，從舊廊里到新營車站附近的興國初中上課。當時依照考入成績、被分發至資優班的阿梅，靠著努力拚搏，初一初二都還能領上獎學金。如此堅持、想望了整整三年，臨到頭來，在省聯這最大的關卡，卻因為一個英文字「vegetable」（蔬菜）拼錯，少去了關鍵兩分，她沒有考上朝思暮想的省南女。

那單字的正確拼法，阿梅足足記掛了一生。

懊惱、沮喪，失落了夢想的夏天，阿梅鬱鬱閉門在家，正躊躇著，不知是要繼續讀高中，還是高職好。未料，沒有告知、突然來訪的老師正是特地為此來找她的。阿梅與母親縮手束腳站在邊隅，向老師囁嚅地說出自己的猶豫，只見龔老師不假思索，答她倆道，「這樣，那去念護校吧！」

多年後，阿梅仍能歷歷憶起那場景。她曾不解，班導龔老師為何沒要成績優異的她回去續讀興國高中，卻建議她改念臺南護校——或許，她猜想，當老師一路穿越田野、迤邐騎來，看見身在僻遠農家的她，認為這樣家庭的孩子，還是早點有一技之長，會好些罷。

【舊廊】

一九五三年，女孩阿梅生在臺南新營郊外的小庄，舊廊里。小村落納有百來戶人家，被急水溪環繞，村外盡是阡陌田地。溪水限制了舊廊的對外交通，村民每要到對岸田地耕種，或至八老爺車站搭乘小火車往返新營、下營，總得乘竹筏渡溪而行。

啊，那方悠悠蕩蕩、南方大地的田水。

今日若有人自都市遠道而來，一路入眼仍會是純樸的農物風光。首先得招來走車之人，自新營火車站駛出，沿途經香火鼎盛的太子宮，再走鄉間產業道路，接駁進入那片廣遠無際的平原；夏季的嘉南平原，天渺雲高，概無遮蔽。產業道路筆直向前，如舌伸啊伸、伸啊伸，迢迢地竟似走不盡；那時節，兩岸田地植滿水稻或甘蔗，大地青濼濼，在暖風裡斜搖，日頭一照，水色粼粼反光。

轉個彎，越過曠野上龐然矗立的衛生紙廠、鋼鐵工廠，拐進舊廊腹地，院落始零星出現。水泥院埕並不閒置，遇上玉米收成時節，家家戶戶便將新鮮玉米粒碾下，曝日後預備讓工廠收購；金黃澄紅的玉米顆粒，一隴隴、一畝畝，被鋪曬在院埕及路邊，農人或孩子赤足，握著鐵耙行走其上、翻攪耙梳；穀粒則如細浪般，不時滑落，發出沙沙滑動之聲。六十年前，同樣，他們也在南方的日照下，曬乾綠豆、蘿蔔、地瓜簽、稻穀、高粱。

阿梅自幼便長在這偏村裡。她的父親，名喚清秀，是身形矮瘦、五分頭、膚色棕黑的木訥男人；他是昔時保正之子，讀過書，初中畢業，中日文聽寫都能通，早早就在舊廊里裡一處三合院落成了家。那時，他經媒妁之言，娶了卜營鄉中庄女子蓮蕉；長相老實的女人，名字裡，有蓮霧與芭蕉，滿是熟香南國果物氣息。

清秀和蓮蕉總共生養了五個子女，阿梅正是這五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孩。上天基天福兩個哥哥，下有阿桂阿財兩個弟弟，身在男丁興旺的農家中，阿梅從小未受到父母冷落，反倒因是獨生女兒，和兄弟們待遇幾無差別。

五人奔跳、成長的急水溪畔農村舊廊，以一廟埕為中心，當地人稱喚蚵仔埕；廟埕廣場植有老榕一棵，枝繁葉密，樹影濃厚清涼。公所開辦、免費讓村中孩童就讀的幼稚園就設在小廟裡，那時節，廟中只有一架風琴、幾張木椅凳，孩子們便排排坐在凳上，搖頭晃腦，就著琴音歡快地唱著兒歌。年輕的幼稚園女老師是村內某戶人家的女兒，人生得高瘦、娟秀。每日，阿梅記得，老師會燒一鐵壺美援奶粉泡成的牛奶——熱牛奶又香、又甜，味道寧馨芬芳，那種伸手可觸的幸福美好，就像總穿著蓬蓬圓裙、腰間繫著紅色寬皮帶的美麗女老師一樣。



▲小庄舊廊里中心的廟埕空地，未入鏡的廟宇在左側。圖中大樹即是村人常於其下遮蔭的老榕，可見有鴨鵝從旁踏行而過。背對鏡頭的女孩是否為阿梅？今日看著相片的她，早已忘記了。

【種作，飼育】

阿梅家有田地四甲餘，主要用來栽植稻與甘蔗；姑姑還未出嫁時，由父親和三個姑姑一齊下田耕作，待姑姑們都離家，種作之事就落在清秀和蓮蕉身上。

女孩阿梅直到上初中前，仍偶爾和父親一起到田裡，拔草、剝蔗葉、撿地瓜，農事結束後，她再和父親共乘牛車隨牛踱步回家。她也曾目睹甘蔗季的興榮——每年甘蔗收成是平原上的大事，糖廠的小型臺車將順著鐵軌駛來，沿路收割；農民將一捆捆的甘蔗拋上臺車，登記，手指比劃，幾號至幾號車廂甘蔗為某人所有；接著，甘蔗主人隨火車到糖廠裡，看著甘蔗秤重，磅上重量遂變成每人甘蔗帳簿上的一筆斤兩數字，最後，再依時價換成金錢。

清秀和蓮蕉永遠有做不完的農事，雨天，他倆披上厚重蓑衣，灌溉季節深夜有時尚得起來巡田水。若年間無颱風，這幾甲地的稻米收成，除賣掉的一部份外，餘下的曬後收進穀倉，還可以讓全家吃上一整年。因之，阿梅從小便當裡帶的不是甘藷簽，而是白米飯；配菜，則是自家種在急水溪邊的高麗菜、紅茄仔與花椰菜。母親蓮蕉手藝並不巧，最常煮弄的主菜是鹹魚、虱目魚，乾煎或以醬油紅燒。偶爾阿嬤會用自家下的溫熱雞卵給孩子們煎個荷包蛋，淋上醬油，那聞了鹹甘鹹甘的氣味，常一抽一抽地牽著阿梅的鼻子，讓她上學時，不及等到中午就把便當給清空了。

彼時，除了雞鴨與牛，農家多半養豬，飼育豬隻每戶農家的主要副業。主屋外，清秀砌了一間紅磚豬舍，每次約莫豢養十餘頭豬，待豬仔熟肥後，清秀就將它們批給豬販。阿梅記得，豬販會駛車到家裡來收豬，被拉出舍外的豬隻掀鼻拱拱叫著，男人們便在空中使力縛住豬的四足，分別秤重計價。

大豬被卡車運走了。小豬買進前，那幾日，父親都得趁隙將豬舍理一理。他與天基、天福用鐵鏟先將舍內的豬糞一畝畝耙翻起，堆在豬舍外過些時日，再用力將這些混雜著乾稻草的糞塊拋到牛車上，待牛車裝滿一車豬糞後，便載到田裡當肥料施撒。阿梅站在旁邊看著父兄穿上雨鞋、忍著撲鼻屎尿味工作，幾個月來的豬糞已經積累成厚厚一層，那通常要花上三個壯丁一整天的時間，才能全部清完。

在小小阿梅眼裡，二哥天福是最窩心的。雖然沒有大哥天基聰穎，但二哥生性貼心儉樸、敦厚善良，從小就會自動幫忙做家事，遇假日常隨父母下田、或牽牛到田埂上吃草，很少跟同伴出遊玩樂，最不讓父母操心，也是父母最得力的幫手。待天福稍大點，讀五專時，每早天才濛亮，還先去急水溪邊的沙田裡幫忙挖完蘆筍再去上學。彼時蘆筍因主攻外銷，價格極好，農會每日均派專人到蚵仔埕廣場上收購、協助產銷，是農民的主要收入；阿梅曾不意看到記載蘆筍的帳冊，當時每個月的蘆筍收入，已經接近一個五職等的公務員月俸了。

帳冊是由母親蓮蕉負責管理的。但蓮蕉不識字呀。阿梅捧看家中的簿冊，文盲的母親自有她一套獨創的記錄方式——是收玉米的，蓮蕉就在前方畫上一支玉米；是甘藷，蓮蕉就手繪一叢甘藷。

讀著母親認真而樸拙的記載，女孩阿梅偷偷在角落裡笑了出來。

【阿嬤】

清秀的母親，阿梅的阿嬤，是嫁來舊廊里的新營太子宮人。她嫁給了日本時代的保正，曾任保正的男人性格暴躁，即便日後中風了仍不減其權威。小小阿梅印象深刻，溫順的阿嬤每早還是將阿公從床上扶起來，讓他坐在老家屋簷下曬太陽，病後的阿公胃口似乎一點也沒有變差，常常吃完早飯沒多久，就喊嚷著腹肚枵，此時只見他大聲叫喚阿嬤，看見阿嬤後即舉起拐杖遠遠指著她，要她趕快到

雜貨店買油麵給他吃，稍有延遲，阿公就拿著拐杖作勢要打，阿嬤也只敢閃躲，從不會把阿公的拐杖奪下。

阿梅十歲那年，阿公腦溢血去世，家中經濟遂落在獨子清秀身上，清秀撐起整個家。阿嬤則在家負責家務，煮豬菜、煮飯、養雞鴨。她永遠是男人身後的女子。

自阿梅有記憶起，阿嬤就已經將長髮盤到腦後梳個小髮髻，下半身則恆常穿著一條黑色、以布繩綁住褲頭的寬鬆長褲。難得要出門到新營街上買日用品或至親戚家時，阿嬤會坐在梳妝檯前，將頭髮全部鬆開梳到前胸，繼而將苦茶油塗抹上，不斷梳理後，原來沒有光澤的頭髮便慢慢變得油亮，特別光整。最後，阿嬤在髻上套個黑色小絲網，插上一端鑲有白色養珠的髮針，從後面望去，就顯得貴氣多了。是以每當看到阿嬤坐下梳頭，阿梅就知道阿嬤要出門了。童年的她，常愛問阿嬤要去哪裡，通常阿嬤都讓她跟，尤其是去親戚家，阿梅更是纏著一定要去，因為離開時，親戚總會塞些零錢給她。

脾氣好的阿嬤，和五個孫子都格外親近。老家人口眾多、房間不夠，孩子們遂都來擠阿嬤的床——那是張墊高的榻榻米大通舖，白天擺上小書桌、供孩子念書；晚上，四個長幼男孩排在阿嬤身側，另一側，睡著阿梅。就這樣，六個人在一間房內杵躺著，共享氣息和眠夢，夏夜稍嫌擁擠汗熱，但若是冬天，寒意似乎也可以少去了一些罷。

【年】

送走天公後，阿嬤和阿母就得開始買辦過年用物了。蝦米、香菇、魷魚，這些乾貨是年菜必備的；製粿，則備好數斤糯米，送到開設輾米廠的堂嬸家，不多時就能拿回一桶澄白米漿，回家後，再以重物壓去水分，即可炊蒸年糕。最簡單的甜鹹兩色糕粿，塊頭大，不怕分食，常常要擱在櫥櫃裡吃到年後。鹹粿煎焦淋上蒜泥醬油，甜的裹蛋衣，油炸，內裡質地軟熱稠黏，如麻糬一般，是不分大人孩子都喜愛的滋味。

舊廊的這間紅磚厝，小小廳堂，一家十餘人同時上桌，是太擠促了。平日，家中的男人和孩子第一批上桌，待他們吃飽，才輪到女眾用餐。惟有過年，才不分男女長幼，全家人一起圍爐——還真有一個爐。除夕夜，阿嬤會拿出小火爐，往裡挾入一塊塊早燒紅的炭，放在方桌下，又在周圍擺上一圈日本時代傳下的龍銀，眾人的腳就在桌下層層挨擠著，圍著火爐，被烤得烘暖。「團圓喔！」老阿嬤心裡必定欣然唸著。

吃過年夜飯，父親清秀就要把口袋裡的壓歲錢掏出來了。阿梅和她的兄弟興奮極了，一年就企盼這麼一次，紅包裡的二十元，是怎麼花用都無人管的一筆快樂錢財啊。當晚，五個孩子揣著紅包袋，一面想著錢的去處，一面喜孜孜地捨不得睡。

隔日，天還沒亮，阿梅便例必被公媽廳前炸開的鞭炮聲吵醒。這天是初一了，所有的堂叔堂伯嬸嬸都依習俗，帶著牲禮回來祭拜祖先。但小孩子才不理會這些，阿梅自己換上了好看的衣服，口袋揣著二十元，往蚵仔埕去了。平時空蕩蕩的蚵仔埕，此時早擺滿攤販，熱鬧非常。阿梅瘦小的身軀混在川流的村人間，眼睛骨碌碌找尋意中物——蓬白淡粉的棉花糖，像夏天平原上的積雨雲一樣可以被撕成一片一片，手指沾得又甜又黏，塞進嘴裡，那雲般的鬆軟就幻作甜膩，瞬間化去了；那一攤，糯米團做的捏麵人，顏色鮮麗，造型好趣味啊，不是孫悟空手掌抵額遠眺他方，就是天篷元帥豬八戒挺著鼓圓肚腹，拄著支鐵耙，姿態神氣又囂張。還有漂亮的仙女，朱色小點當嘴唇，青綠麵糰作綾羅，衣袂飄飄，像可以飛到天宮裡。阿梅東挑西揀，買下一支捏麵人小心翼翼邊走邊玩，不多久，玩膩了，還張嘴一口把它吃掉。

可是吃不夠啊！咦，那邊草稈上插著的是淋了鮮紅糖漿的糖葫蘆，醃過的烏梨仔，咬下去滿口酸酸甜甜，真好呷；還有還有，遠遠在叫賣的小販，他攤位上的糖果餅乾從來沒見過……

二十元，兩張有著好聞甜腥氣味的藍綠色拾圓鈔票，不到一天工夫就花完了。

一個年，鬧鬧熱熱要拖著延著過到正月十五才算了結。這天，母親蓮蕉和阿嬤滾沸一鍋紅白圓仔，炊熟紅龜粿，拜天，祭祖先。「希望今年是個好年，收成的好，風颳少。」直到這時，年，才安安靜靜地退場了。

【讀冊】

離舊廊最近的小學座落在新營太子宮。舊廊里的孩子若要讀書，得要赤腳，走約半小時才能抵達。但長在生活仍有餘糧的農家裡，阿梅上學從沒打過赤腳。小學一年級時，她已有黑色塑膠鞋穿了；四年級，父親清秀還領著阿梅到熱鬧的新營市街上買了一雙厚底、圓頭、鑲有鐵製環扣的黑皮鞋給她，式樣古典極了。那是阿梅頭一次穿皮鞋，腳踩在地上雖然感覺有點硬，但是她非常喜歡。她蹬著它去上學。

家裡五個孩子，阿梅並不是最聰明的。任誰都看得出來，蔡家頭腦最好的該是大兒子天基——與天基小學同校的阿梅，每逢段考後，總在朝會中聽到司儀朗聲唸出大哥的名字，她由衷地鼓著掌、站在隊伍裡欣羨又驕傲地望著司令臺，天基，是我哥哥啊！

大哥的數學向來好，她多希望自己能像大哥一樣。

腦筋如此一流的大哥，小學畢業後果然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人人稱羨的臺南縣立南新中學，是整個舊廊里唯一被錄取的孩子。然而誰也意料不到，這樣被看好的大哥進入南新中學後，不知為何成績竟不如預期，每況愈下。天基帶回的成績單愈來愈難看，一追究之下，清秀和蓮蕉才曉得他常翹課去新營戲院看電影。

銀幕上的繽紛光影害慘了天基。南新畢業後，天基沒考上理想的高中，只得隻身前往臺南市補習，準備重考。一年過去了，天基的成績也沒多大起色，最終他險險考上彼時甫成立的私立五專，讀了土木科。

妹妹阿梅靜靜地在後看著，把這一切變化都收攏眼底。她對大哥仰望的眼光逐漸從愕然、轉而為尷尬與後來的失望；於是她好像明白了什麼——若將來要撐持這個家、不讓父母的辛勞白費，惟有靠自己努力讀書了。

或許就是從那時開始，這信念像粒種子掉進了阿梅的心。

身為初中聯考的最末一屆，阿梅小四就得和全班同學一齊參加夜間補習。為了方便阿梅晚上從學校返家，父親特地替她買了輛綠色的淑女車，車款新穎漂亮，在那年代罕有，阿梅心裡既興奮又感激，但她害羞，竟什麼也沒向父親表示。就這樣，小四到小六，阿梅騎著單車上下學，夜裡輔導課結束，總與她的同村好友們一起騎車穿過田間的產業道路回來。

長達三年的夜騎時光，少女阿梅其實懷藏了一個祕密：原來，從學校到舊廊途中會經過一座大公墓，平時男同學最愛繪聲繪影，說此地有鬼魂出沒，加上夏夜的螢火蟲漫天飛舞，阿梅總以為那熒藍青綠的光芒是無主的鬼火；是以萬物俱黑寂、唯有蛙聲呱呱的夜間平原上，阿梅一直奮力騎在隊伍中間，儘量不讓自己落單殿後，否則，萬一孤魂野鬼幽幽現身、一屁股坐上她的腳踏車後座，那該如何是好？然這恐懼她又不敢輕易向其他同學吐露，一說，就怕這長長的腳踏車隊伍，無人肯排在最後了。

別落後。只能拚命往前、往前騎。

當時的阿梅並不知道，這樣一路下去，自己，又會騎到哪裡。



▲阿梅讀初中時的大頭照，右下的戳章標記著「私立興國中學」。她是最後一屆

參加初中聯考的，隔年，終結了小學校童補習噩夢的九年國教便上場了。

臺東來的夜班車

列車，在一九七一年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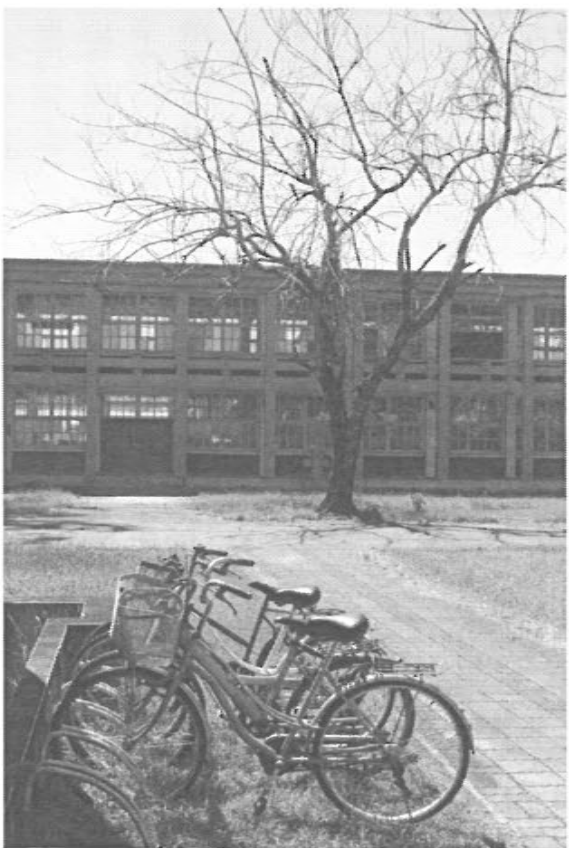
春天的午夜，少年自約定好的池上站上車。此刻，發著光、靜靜停靠在月臺那裡的是 LDR2200 型柴油車，車身覆蓋上白下黃二色塗漆，上開式車窗，內裝兩人座式橄欖綠塑膠皮椅。

少年跳上車時，其他頂著青灰平頭的大男孩們已經在車廂裡歡呼迎接他了，搭乘子夜班車的旅客疏疏落落，因此這節車廂就形同他們所有。即將遠行的少年們興奮無比，這一晚，北上列車沿線收集他們，臺東、鹿野、關山、池上；第一次，這些男孩將在車上過夜，依照計畫，他們該在曙光初露海面時到達花蓮；然後下車，在花蓮車站附近簡單打發一頓早餐，接著換搭公路局的金馬號直達車，走蘇花公路往宜蘭，順利的話，過中午即抵蘇澳。

池上上車的少年欣然接受同學的熱情招呼，他嘴角揚起，展露難得的歡快笑容，隨即把簡單行李扔上置物架。此刻有人對坐，手裡膝上已散落一副撲克牌，有人則掏出課本來讀著，眾人又隨意笑鬧了一陣；接著，倦了，男孩們遂各自枕著冰涼椅背，看向窗外。車頂電風扇落寞唧唧轉動，日光燈青白的光暈沿路散逸，遠方，是寂暗而深邃的大地，盡頭在更黑的夜色裡消融，連同沉澱成墨色的山形及樹枝，所有影子唰唰齊聲往後飛去，飛逝向看不見的所在，車廂與鐵軌共振，空隆空隆，空隆空隆。

彷彿被那搖籃似的震晃催眠了，夜行列車裡，遂逐漸安靜了下來。但是，有個少年還不睏，晶亮而孤單的瞳孔反光在玻璃上。二十歲了，這是他第一次北上，旅行的目的，是爲了和其他幾位臺東農工的同學一起參加省立臺北工專的保送甄試，應試地點就在遙遠的城市，「臺北」。

初二那年，少年阿興貪看電影，功課整個荒廢了，他只得又留級了一年。再度與鎮上許多學弟學妹同班讀書，讓阿興性格變得內向退縮；好在，彼時遇到了願意關照他的導師，經老師一番鼓勵與初三整年奮力迎頭趕上後，終於，初中畢業的夏天，阿興考上了臺東高中與臺東農工。但初中慘烈的讀書經驗使得阿興不敢再讀高中——讀了高中，萬一考不上大學怎麼辦？他總想著先念個職業學校，以後有份出路再說吧，於是乎他選了臺東農工的機工科。那時，人人都說讀這科將來不怕沒工作。



▲臺東農工實習教室外一景，攝於二〇一三。

在農工的阿興如同脫胎換骨般，三年來都維持機工科裡前三名。那一陣，臺灣電力公司到校徵才，許多同學都打算進電力公司服務，少年阿興卻沒有報名，他把所有的願望都押在臺北工專二年制的保送甄試上。那是臺灣冷氣空調起飛的年代，彼時高中校長月薪四千元，然而電機工程冷凍工程科的學生，聽說一畢業，待遇就上看六千呢。

學校裡，應用力學科的老師恰正是臺北工專畢業的，他聽說學生要北上赴考，遂極為熱心地利用上課時段，在黑板上圖解臺北工專的位置，並告訴他們到了臺北車站後要如何轉搭公車、過天橋。擔心這群從沒見過世面的後山孩子在都市裡辨不清方位，老師囑咐搭車前一定要仔細對照公車站牌、認好方向，以免搭錯車慌了手腳；最後，老師又用粉筆唰唰畫了白線幾橫槓，一再叮嚀：「同學，臺北的路上有斑馬線，過馬路一定要看紅綠燈！」

他們早有心理準備，這一趟北上，路途曲折漫長，種種交通轉徙，總計得耗費一整天，凌晨自臺東出發，要到當日下午六點才能抵達終點臺北車站。彼時，所有花東居民若要往北，得先由鐵路抵達花蓮，再在花蓮公路局車站買金馬號的直達車票，雖說是「直達車」，實際上也只是巴士而已。蘇花公路窄長蜿蜒，寬度只容一臺車經過，無法並行，公路且臨著高峻危崖，底下就是太平洋暴烈激越的浪花，是以交通上採取嚴格的車輛管制，蘇澳到花蓮，抑或花蓮到蘇澳，每一時段只能單向通車。早上七點，所有意欲往北的車輛都統一在這時間出發，領頭的是金馬號，其後數十輛車部部相啣，車隊浩浩蕩蕩迤邐數公里。車程大約一個多小時，抵中途站和平，這裡，有較大的腹地可供南來北往的車輛交會。休息約三十分鐘，旅客們下車上個廁所，時間一到，車隊又齊集前進了。如此走走停停，中午，車才抵蘇澳，蘇花公路的起點；在此，旅客紛紛下車覓食果腹。

關於旅途上中繼點蘇澳的繁華，少年們亦是先聽聞、才親眼看見的。大人們口中的蘇澳，是個風中漫斥著新鮮腥味的漁港。旅社、旅人、船員、漁貨……這

個因接駁南來北往而繁盛的城鎮，少年光想像就覺得擁擠而熱烈。

然而此時在車上搖晃著的阿興想起正被火車背離的、自小成長的池上，和自己剛剛歪扭變形的家。惆悵爬上來，喜悅沉下去。一睜眼，那淡淡浮在玻璃上的影子，是誰？

少年眨眨眼，在反光中看見姊姊鳳招。

阿興國校畢業時，鳳招嫁人了。經媒妁之言，十九歲的鳳招被介紹給萬安村一戶農家的老實青年，對方年紀大上鳳招一截，這年已經三十二了。出嫁前，一向疼愛弟弟阿興的鳳招特地以她的私房錢請人打了一件深藍色的毛線衣，送給阿興當作紀念。那年頭，毛衣很昂貴，一件手工毛線衣，不知要花掉姊姊多少作工的辛苦錢啊。



▲三十二歲的姊夫到池上街市的家裡來迎娶鳳招的那一日。戴著白手套、新理著乾淨西裝頭的便是木訥的姊夫。

阿興還記得，嫁到萬安村去的姊姊，每個月總會騎著腳踏車回到鎮上來看看。在那裡，公公及丈夫對她都好，向來勤勞的鳳招也認分地當個手脚俐落的媳婦。眼看故事就該這麼平淡譜寫下去的，然而結婚不到年餘，鳳招的夫家失火了，那是大白日，男人們皆出門農作，家中僅有妯娌兩人，為搶搬倉庫中的穀糧包，鳳招吸入了過多濃煙，嗆傷了肺臟，引致肺炎。

誰想得到，原來只是間歇的咳嗽，幾週後會讓鳳招變得意識不清；鳳招住在娘家調養，病情卻逐日加劇，最終演成腦膜炎。當眾人帶著語句顛三倒四的鳳招乘火車往臺東求診時，臺東醫院已經因為難以處理而拒收了。

只能死馬作活馬醫。鳳招被帶至關山鎮的小診所，一住數星期。關山與池上隔著一段鐵道的距離，擔心姊姊的阿興還會獨自搭火車前去探視；以為姊姊的病因是腦袋上火了，為替姊姊的腦退火，阿興特地買了兩鐵罐的蘆筍汁帶著。畫面深處，那診所的病房粗陋窄小，以木板隔間，單人病床上，躺著姊姊鳳招。吊著點滴的姊姊已變得好瘦好瘦，眼眶深陷，無法言語。姊夫見到阿興，回頭向鳳招說，「阿興來看你了，」鳳招還會費力地將眼神投來，張嘴蠕動，似乎要與小弟說話——畢竟，從小姊姊和阿興就是最要好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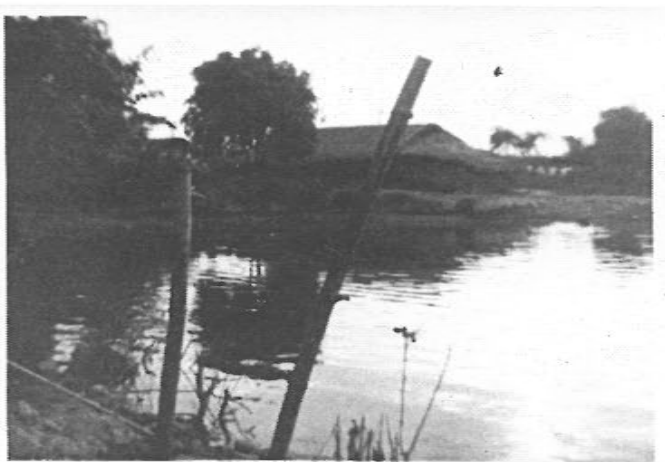
鳳招出殯的那一天，只有哥哥家慶前去悼念。怕鳳招的魂魄不忍離去，娘家的人依習俗不能參加。姊姊的死，讓阿興好難過，但爲了不讓母親更加傷心，在媽媽面前，阿興強忍著眼淚，不敢嚎啕出聲。那幾日，阿興角落裡默默看著母親，母親甘妹常獨自呆坐良久，應該，也是不捨早逝的鳳招吧。

少年阿興眼睛再一眨，姊姊的臉淡出了，朦朧看見甘妹的身影。

一九六九，這年夏天結束了，阿興升上高一。開學後不久的週末，秋節剛過，阿興回到已遷至花蓮富南村的家補度中秋，家裡的月餅甘妹捨不得吃，特意留了塊豆沙月餅給阿興。團聚後返校才過一週，阿興印象深刻，是週六，一個很想回家的念頭突然翻騰而出，心裡有股說不出的沉重，但未了他念及來回的交通費，還是忍了下來，沒有回家。

翌日清晨，姊夫無端出現在阿興臺東的租屋處。見到他，阿興的心猛地一沉——姊夫從沒來過這裡，而他爲什麼竟費事找到？姊夫說，收拾衣服，趕快隨他回去。看到姊夫眼眶濕紅，阿興心裡有底了，雖然姊夫只說，媽媽病倒而已。回到池上，在堂舅家早聚集了一千親眾，長輩們仍然不敢將實情告訴阿興，但眼見如此大陣仗，眾人又直催促著阿興速速返家，一路阿興的眼睛已經禁不住開始撲簌簌落淚。跳上堂舅的機車，直抵富南村，山路上阿興踉蹌向家屋奔去，一進門，阿興就見到甘妹躺在角落的草蓆上，客廳滿是聞訊而來的親友。阿興匍匐哭喊著媽媽，握住母親的手腕，可惜，甘妹的身體早已涼去了。

原來，前一日，盛水在池上街市遇見遠自苗栗來的親戚，回得家來向甘妹提起，甘妹高興非常，正準備出門到鎮上做頭髮、買些菜餚回家宴請親戚，條地卻在客廳裡倒下了；盛水趕緊將甘妹扶進房裡，一邊請人騎車延衛生所醫師前來出診，來回折騰了一兩小時，才知道可能是中風。看診完，甘妹回房休息，未料沒多久，甘妹便沒了氣息。



▲花蓮富里鄉富南村，海岸山脈腳下的一個荒僻小村，距池上不遠，是盛水幾度舉家搬遷的落腳處，阿興在後山最後一個家，也是甘妹故去的地方。

甘妹下葬得快，阿興回家隔日，一切便都停妥了。前來弔唁的除了親友外，還有父親盛水當時的長官，臺東農田水利會會長。站在一旁聽他倆對談，阿興才知道，原來父親前陣子不知何故，無心朝九晚五的辦公室工作，已在單位辦理資遣。只見會長極力勸慰盛水，希望他能留下，尤其在現下家庭遭逢變故的時刻，無奈盛水不為所動，堅決不在機關上班。唉，是否盛水的性格原就漂泊，只遲遲無人識得而已？阿興雖大感意外，卻也插不上嘴——父親決定的事，一向輪不到孩子們出意見。就這樣，母親走了以後，父親也跟著失業了。

回到學校的阿興，有好長一段時間無法靜心讀書，失去母親的痛楚，對一個正值青春的男孩來說，還是太苛刻了。阿興滿腦子都是甘妹的身影，幸而他在臺東的親戚不少，假日，阿興總到這些親戚家裡去走走，有時親戚們也到阿興的租屋處去探視他，如此過了一段時日，阿興總算從喪母之慟中稍稍恢復過來。每次回家，他會特地繞進富南公墓去看看母親，他在心裡告訴媽媽，自己會堅強、不讓她擔心。農工即將讀完的這年，終究，自己是該為自己打算了。

於是阿興和同學們一起搭上了這班夜車。臺東，花蓮，蘇澳，再換乘往臺北的普通車。他不知道，這路線有多少人曾如此走闖接駁，而多年後，會有人為這樣北上的旅程寫一首歌：

酒家的看板 滴到雨水 東北風吹的頭個暗暝 天色罩黑陰
一句為前途 一聲要賺錢 打著一張車票 阮要去都市
蘇澳來的尾班車 你要載阮要去叨位打拼

蘇澳來的尾班車 頭前甘會嘔嘔崎崎

想要吃擔仔麵 卻沒人開店 一人提著行李 故鄉的港邊

一張平安符 一卡金戒指 觀音媽你得替阮來保佑

蘇澳來的尾班車 你要載阮要去叨位打拼

蘇澳來的尾班車 頭前甘會嘔嘔崎崎

蘇澳來的尾班車 一路駛過全是風飛砂

蘇澳來的尾班車 前途甘會嘔嘔崎崎

——〈蘇澳來的尾班車〉林良哲詞／陳明章曲

列車還在黑夜裡奔跑。眾人都沉默了，惟鼻息發出甜蜜的聲音，看來，只有司機還不睡，警醒著雙眼，安靜地帶大家奔馳。不知不覺，望著窗外的少年也隨著車行晃盪，閉上了眼。他睡著了。在那裡頭，他看見誰？他夢見誰？

鐵道，就這樣伸進了夜與日的交界，天際終於透出了曖昧的深青的光，一種介於冥黑與幽藍間的色澤，那不是黎明來臨前的信息呢？張嘴熟睡的少年沒有看見這一幕，只有背景音依然空隆空隆，空隆空隆……整夜用盡氣力的火車抓緊了鐵軌，它好像累了，於是漸漸地慢了、慢了；顛行之間，這群離家的少年們正在夢境邊緣，模模糊糊地，他們彷彿同時聽到含糊又遙遠的聲音，輕輕地叮嚀著，「各位臺東來的孩子，花蓮，花蓮站到了。」